VD
十三

孔子
列子
司馬穰苴
孟子 鄒忌 鄒衍
鄒奭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
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

孔子弟子
申不害
孫武 孫臏
淳于髡
荀卿

老子
韓非
吳起
慎到

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
於防山防山在魯東中是孔子疑其父墓處失識之也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
之衢蓋其慎也鄹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
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
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
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
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厥讓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三命
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
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
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
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困及長
嘗為季氏吏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
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
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
待由是及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
君與之一乘車二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

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湣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舉五羖大夫於縲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朝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二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金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網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

禹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
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於
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辟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
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
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
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
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
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
季氏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

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
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費畔季氏使人
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
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
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
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
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
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
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

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
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
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
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
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被矛戟劒
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
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奚以夷狄之樂爲於此請命有司有
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
之有頃又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

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
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
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
魯以丘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俗教寡人使
得罪於魯君爲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
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
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
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
古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　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
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弗克入及公側費人北國
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
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
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定公十
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
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
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大夫閭政者必正卯與謀國
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
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
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
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試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
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
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
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
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
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
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

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
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
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
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
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
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
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
也匡人聞之以為魯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
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
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
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
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使從者為寗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
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
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
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
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

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之禮荅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司寇官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

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困寧惟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

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據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

磬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
莫己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
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
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
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
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
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
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

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
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
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
犢舜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
而后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
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
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
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
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

子曰祖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
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夏衛靈公六十五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
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絰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
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
十六矣齊助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
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
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
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
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
召仲尼公之魯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
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請侯笑康子曰然則誰召而可曰必
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
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
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
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
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

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

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焉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

使爾多財吾爲爾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
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
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
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
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
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
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
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
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

城父令使往聘迎而謁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已而
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
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
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大宰嚭召季康
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
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
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
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
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
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之必可行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
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
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
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
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
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
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
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之喜
凡十四歲而反魯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之歸魯
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錯諸枉則枉者
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
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
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
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
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
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

自孔氏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
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
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
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
晚而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
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
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顏
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無意無必無
固無我所愼齊戰疾予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
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
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闇闇
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
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
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
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

得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

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遥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

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阼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作夢坐奠兩柱之閒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榮榮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

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因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拜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子思年六十二嘗圍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家生箕字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孝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孔子弟子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

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

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國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伸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閔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在如之何其闖斯行諸子辜怪之敢問閒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御示諸竟季孫曰不能求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以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閒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求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十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沒吾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

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洙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
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
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將求用子於
齊師故能入其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嘗謀曰齊
人適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
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
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路問政孔子曰先
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
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
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
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
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
荷蓧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
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曰使季路要我盟公欲使之子路辭季康子使冉

有謂之曰子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閒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後士會適衛爲蒲大夫辭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十六年齊陳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璚弟陳成子也時執齊政冬魯及齊平子路故也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食采聞之而馳往過子羔將出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竟入踐其禍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

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一不然利其祿必救其難有使
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大子子論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
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
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
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曰也其死矣
孔子嘗言自吾得仲由惡言不入於耳是時子貢為魯
使於齊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
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
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學業
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
盛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
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也
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之問曰
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
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
也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不
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也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

魯子貢觀焉鄭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執玉卑其容俯子
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
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
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
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
其先亡乎是歲定公薨其後魯哀公之七年魯伐鄆克
之執隱公以歸仲尼曰賜也不幸而言中是使賜之多
言也哀公會吳王于鄫吳徵魯百牢魯使子服景伯以
周禮拒之將致十二牢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

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為難之子貢見太宰乃東錦
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
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
衆或欲或否是以緩其然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襄而崇讎也夫墮襄而崇讎
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襄崇讎而懼諸侯
或者難以霸乎太宰說乃舍衛侯十五年子服景伯如
齊子貢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皆人之心況
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

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君願事吾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西穜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田恒欲作亂於齊懼高國鮑晏敗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在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出孔子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語曰共景伯傳中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適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太伯周太王之長子仲雍太伯之弟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

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温也寒歇也）乃不尋盟是歲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且子餘反）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吉世反）無不噬也而況於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鄟哀公往會盍盟吳人以且姚之故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大夫相與燕飲好以禮終今吳王合諸侯而安肆其貪淫棄其國家以從其欲將以逞志於諸侯其與幾何子盍圖之子貢曰吳王驕而不仁大臣諛而無用其

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乃許之遂行至齊說田恒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英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吾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

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敗曰不如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恒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嚴兵無伐吳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恒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

音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與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也今存越示諸侯

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之志而今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聞子貢之過以安其私員殘國之人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報

吳王越王十六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
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得奉
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志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
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
脩下吏聞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
暴齊而撫周室請悉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
銳以先受矢石句踐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
鉞盧之屬三千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
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何如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
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帛許其師而辭
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
子貢因去之魯謂魯君曰兵未出境聞之二月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
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
勝越亂之必乘其敝以其兵臨魯魯君大恐
曰爲之奈何子貢曰嚴兵休卒以待之魯君許諾子貢
去之齊何子貢曰發兵不義以興天下之兵臨魯
士云而之齊當吳之北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
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
晉爭彊晉人擊其後大敗吳兵越王聞之涉江襲吳空城

七里一而軍吳六十二聞之十云皆百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二戰不勝
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二年東向
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
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言之好慶舉與時轉化貨
貨慶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則貴則賤賤則貴貴則賤
而停財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貨利也言陽人之
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嘗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
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
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
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
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貢曰汝爲
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
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孔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宰予曰子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三百六十五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宰予曰子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今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宰予手刻五帝之德子曰子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其道故授之業作孝經魯亡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

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乎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軒冕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
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弟子孰好學孔子弟子答曰有顏回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
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哲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
季次未嘗仕
曾蔵字哲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蔵曰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
然嘆曰吾與蔵也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貧其時喪孔子顏回
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
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
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竪竪
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

子宇同同傳當川人楊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
子孔子以爲愚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
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公伯寮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
曰夫子固有惑志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
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
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
之得無訒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
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人遲請學稼孔子曰吾
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人遲出孔子曰小人
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
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之曰夫子何以知之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若得之此非子之座也

魯哀四十後當有五子之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公西亦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亞焉施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

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亞焉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若曰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孟子姓姬諱禮

同姓謂之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

梁鱄字子羽思少孔子二十九歲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舟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曹邮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哲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鄭有能名及爰書訊鬼事見于書傳者紀于左

公祖句茲字子之

漆雕哆亦作侈字子斂玄曰魯人

漆雕徒父

漆雕哆字子斂玄曰魯人

漆雕徒父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任不齊字選玄曰楚人

石處字子里玄曰齊人

公良孺字子正玄曰

秦冉字開

奚容箴字皙

公祖句茲字子之

漆雕哆亦作侈字子斂玄曰魯人

漆雕徒父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公良孺字子正玄曰

公冶長字子芝玄曰

公肩定字子中玄曰魯人

孔子弟子目錄

孔子弟子目錄

顏高字子驕

壤駟赤字子徒

石作蜀字子明

公冶長字子芝玄曰

秦冉字開

奚容箴字皙

公肩定字子中玄曰魯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曹邮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哲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鄭有能名及爰書訊鬼事見于書傳者紀于左

公祖句茲字子之

漆雕哆亦作侈字子斂玄曰魯人

漆雕徒父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任不齊字選玄曰楚人

石處字子里玄曰齊人

公良孺字子正玄曰

秦冉字開

奚容箴字皙

公肩定字子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

壤駟赤字子徒

石作蜀字子明

公冶長字子芝玄曰

梁鱄字子羽思少孔子二十九歲

顏祖字襄

鄒單字子家 徐廣曰一云有鄒縣 古今人表作鄒單鉅鹿

句井疆 玄曰衛人

秦商字子丕 玄曰楚人

顏之僕字叔 玄曰魯人

縣成字子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 玄曰楚人

原亢籍 家語曰名抗字籍

廉潔字庸 玄曰衛人

顏何字冉 玄曰魯人

邽巽字子斂 玄曰魯人

公西輿如字 一云字子上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

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子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

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
列子者鄭人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子
爲宗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瞀人列子窮居有飢
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
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
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拊
心曰妾聞有道者之妻皆免飢色今有饑色君過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哉列子笑曰君非自知我也
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
所以不受也其年衆難作而殺子陽列子書舊二十篇
劉向去重復存者八篇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多
取其言二子之道一也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
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
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
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
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
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

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宋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

韓非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擧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實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

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自是易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

下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

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延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時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主也故比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住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甚智鄰武公欲伐胡延以其二女子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延殺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

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人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

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而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

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未發自陳不得見秦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由是觀之韓子皆著書傳于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司馬穰苴

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平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忘

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
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
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
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
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
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
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
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驂以徇三軍遣
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

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
最比其羸弱者三日吾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願為
之赴戰晉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
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
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慶勞成禮然
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
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讒諸於景公景公退穰苴
莒發疾而死司乙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
恒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恒曾孫和因自立為

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穰苴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

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

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

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

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
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博擊批亢擣虛
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
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
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
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
直走大梁魏將龐消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
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

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
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
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消行三日大喜曰
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
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
陵馬陵道陝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
曰龐消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
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消果夜至斫下見白
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

相失龍消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魯人攻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

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

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

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

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

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

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
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
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
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
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
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
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太行常山在其

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
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即
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
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
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
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
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
起曰此子之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
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

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則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君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之人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三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好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莫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溫厚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嶼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齊威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嘗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固謝去於是遂以安車駕四馬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言齊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喜尚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

賢士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諤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慎到環淵之屬各已死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燕齊人或讒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列傳第一

列傳第二

春秋

周

宣王 王孫滿 劉康公

單襄公 太子晉 單穆公

魯

衆仲 申繻 公子彄

臧孫達 臧孫辰 臧孫許

臧孫紇 公子遂 公子季友

季孫行父　季孫宿　季孫意如
季孫斯　季孫肥　叔孫得臣
叔孫豹　叔孫婼　叔孫州仇
仲孫羯　仲孫蔑　仲孫速
子服椒　子服何　曹劌
展喜　子家羈　陽虎
仲孫玃　仲孫何忌

周

冨辰周大夫也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人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冨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蘇邢茅胙祭周公之徵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

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睠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讐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欲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十六年狄伐鄭耳襲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由之利內則福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祀紲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陽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鄫由叔姒聃由季隗盧由荊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

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忠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非民夫人奉利而歸之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狄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畏之是不尊貴也狄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者也狄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襚宿新不間舊王以狄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又弗聽初王子帶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叔帶奔齊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乃復之至是大叔通於狄后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頹叔桃子復以狄師伐周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

不出王其以我爲戮乎乃以其屬死之
王孫滿周大夫頃王之孫也襄王二十五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皆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諦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諦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崤獲其三帥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劉康公季子定王之母弟也故亦曰王季子爲周卿士食采於劉定王八年王使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

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會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故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作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莫於是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一子者侈侈則不恤遠而近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堪下之適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季孟而亦尚泰侈不若季孟而亦尚泰侈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惡公二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

及東門氏來告亂于家 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
亦奔齊皆如其言言盡簡 王之八年康公與戍肅公會晉
侯伐秦成子受服于社一 敬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 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
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 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
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 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
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飾 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
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 矣其不反乎及役成肅公卒
于瑕

襄公朝周之卿士也 六年王使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于楚火朝覿
矣道弗不可行候不在 館司空不視途潦不除川不梁
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 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
陳陳靈公與孔寧儀父 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
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 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敎

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
城郭宮室故暮令曰九
而場功倚而奄禍營室
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
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
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
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
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
工民無懸耜野無奧草不奪民
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廣
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察有序民

今陳國道路不可知一而在草閒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
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
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鄉出郊勞門尹除門
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賓
入入材甸入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
獻飧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
小大莫不懷愛其賓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
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臨
監今雖朝也不才有幸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

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惡毗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亂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衰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磨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此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閒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既而陳靈公殺於夏氏楚子入陳陳幾亡簡王十年晉厲公立

秦桓公伐晉報麻隧之役也晉悼公使魏相合諸侯于戲陽魏相與秦大夫盟于臨晉而還秦人不設備而歸晉人追之及交鄧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舉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襄公曰王叔子舉溫季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道寡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爲己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疆之一也德薄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鄉士而不用其言四也棄鄭從之三陋而不整五也罪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

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睽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以仁吾三逐楚軍之衣獲鄭伯而赦之仁也昔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而以政趙宣子未有行而以政令欒伯自下軍往是

士者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者佐新軍而非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耕也非以讓也惡甚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庶焉則能長利今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

而況在後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驕天之功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戰盡敵爲上守和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叛國即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下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

十一年襄公及晉武公會諸侯于柯陵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郤讋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讋之譖襄公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見赦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始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

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名既喪則國從之晉侯喪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詘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脩必受其福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狄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明年晉殺三郤又明年晉厲公弒齊人殺國武子其後伯輿之獄王叔陳生亦出奔晉晉襄公之孫曰惠伯談談之子周適京師事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

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制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利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其子項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智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夫子被文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性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爲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

成公之生也其母慶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焉是爲悼公

太子晉靈王之太子也早卒不得立靈王之二十二年

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隨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竭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他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瞑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

亂並興共工用滅在位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
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人之非度釐
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
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曹豆物封
崇九山決汨九川距隘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是
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
灾燀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
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厥帝心皇天嘉之祚以
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紹堯之德也

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股
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也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亡
王之後也唯能釐舉嘉義以有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
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悔淫之心閒之
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王湮替隸圉夫亡者豈
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惟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
序不度民神之義不經物之則以殄滅無嗣至于今
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度於天地而順

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明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一過亂人之門又曰佐讎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毗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關川以飾宮室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而始平之十六公矢基德十五而康克安室以逆天休王又章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

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虔棄土則是以人夷其
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爲隸不夷於民而亦未觀夫
前哲令德之則則此六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
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
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
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將欲用飾
宮其以徵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
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
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則皆王王之憑也上

下議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衆小不從文
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
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
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始亂及貞定王王室遂卑
單穆公旗單襄公之五世孫也爲王官伯景王二十一
年將鑄大錢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突於是乎量資
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於是
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
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

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遷平若遷工用將有所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勩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人懷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愷悌夫豈弟君子干祿愷悌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

易樂干祿豈弟君子干祿愷悌夫山林藪澤實財用之所出也若夫山林麓藪之衡固禁民力斫畫田疇荒蕪資用之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

耳弗及矣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二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還莫甚焉耳目心之機也故

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以德則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歡而德之則歸心焉工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以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

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卒鑄大鍾既而鍾不鏘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語具伶州鳩傳中初景王有庶長子曰子朝有寵於王王與其傳實並言將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蚡事穆公惡實蚡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子朝之將奸位也悉去之實孟適郊見雉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犯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雉雞自斷其尾而人

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
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是歲州吁
如陳衛石碏使陳人執之而殺之於濮五年公考惠公
夫人仲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
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
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八年無
駭卒羽父請謚與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
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民
源興於此焉
申繻事桓公爲大夫桓公之六年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
舉之接以太牢士貳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命之
公明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
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
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
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
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

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喜同物命之曰同十八年公將會齊襄公于濼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既而文姜至齊襄公通焉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是石子謂申繻於是乎在言初申繻之所謂易禮必敗者也一有焉鄭厲公之出也鄭人納之于櫟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六年春鄭伯使宛來歸祊三月鄭伯許以汶陽之田夏四月三公盟于艾秋鄭伯拜盟冬王歸虢公鄭伯使宛之弟虎來朝

四年而厲公復入公閒之間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焉公曰善之

公子彄 菩侯反

公子彄者魯孝公之子而惠公之弟也於隱公爲叔父姓臧氏謚曰僖伯隱公之五年公將有事于棠 棠地名今高平方輿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矣陳也言陳魚而觀之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大事祀與戎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不軌不物是謂亂政亂政亂行
禰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
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
不射者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
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
之僖伯稱疾不從春秋書之曰
遠地也是歲冬僖伯卒公曰叔
志葬之加一等僖伯之子曰

取鄧鼎于宋納于太廟

臧哀伯諫僖伯之子
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
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
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
度也藻率鞞鞃鞶厲游纓昭其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和鸞鈴
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
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部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遂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其列國有凶（時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

父伯氏絣不顯文仲嗣世仗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

鷹乎二十八年魯饑文仲言於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猜列）國病矣君盡以名器請糴于齊公然之遂往如齊告曰天災流行突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弊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宋襄公欲合諸侯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僖公

二十一年夏六旱公欲焚巫尪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明年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畏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蠆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宋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齊孝公伐我北鄙文仲欲以辭告之使展喜喜受命於展禽以告於是齊師乃止語在展喜傳是歲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於是子玉伐宋圍緡文仲相公以如楚師伐齊取穀晉文公削曹地以分諸侯使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楚滅六文仲聞之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文仲卒其言立後卿大夫多宗之至於下展禽廢六官妾織蒲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其仁

智所未盡也故聖人惜之子宣叔

臧宣叔許宣公即位以宣叔為司寇始襲仲立宣公故其子歸父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遂逐東門氏成公元年宣叔聞齊將出楚師故及晉侯盟于赤棘於是令國中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次年齊師伐我宣叔如晉乞師主於郤獻子六月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而止公許之孟孫請盟楚人許平公及楚子盟于蜀楚師及宋公衛逃歸宣叔曰衛侯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二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皆尋盟也公問諸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下卿孫子之於衛也其位為上

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公從之四年卒武仲嗣臧武仲紇宣叔之子也生而短小多智時號爲聖人成公十八年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文子從之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國乎既而楚彭名侵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十三年將城防武仲請俟農畢叔孫不可冬城之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粪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孫紇與

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矣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僭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乎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公於是魯多盜

季武子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皐牧輿焉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

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
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
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
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材焉而立
之後訪於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
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
逆之大夫皆起及獻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公鉏遂慶於是
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及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
其御曰子盡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
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
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孟氏閉門昔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
信臧孫聞之戒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
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
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
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娣子也
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武

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
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
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
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智不足
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
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魯人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
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
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而湯丙優公宮之
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奎
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春以其犯門斬關奎孫聞
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盟椒乎齊侯將為臧紇田
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
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
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无曰知
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
而施不恕也昭公十年平子伐莒及郠獻俘始用人于亳
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禘祭乎周公饗義而

嘗無義視人如牲將誰福哉君子秉門因以命氏僖公二十
秉門襄仲遂莊公之子也慶父
六年齊伐我襄仲如楚乞師三十年聘于周次于晉如晉
拜曹田三十二年帥師伐邾文公八年襄仲會晉趙孟
盟于衡雍遂會伊雒之戎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乞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
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
不足辭也主人三辭寘答曰寡君願要福于周公魯公
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
命納
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公及齊
要結好命所以藉寡
襄仲曰不有君子其
侯盟于穀襄仲如齊拜穀盟復曰聞齊人將食魯之麥
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
必死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
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
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於是仲殺惡及視
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
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

若命何聽弗聽乃入仲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無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宣公元年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八年仲遂卒

公子季友桓公之子而莊公有弟二人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季友之母出自陳桓公絶愛幸之季友將生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莊公立娶齊女為夫人曰哀姜

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始莊公嘗目筑采臺臨觀當氏見孟任說之生子般莊公既無適嗣以愛欲立般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叔牙柰何成季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其子為叔孫氏公薨季友立子般慶父使殺子般于黨氏季友奔陳慶父如齊及歸自齊以私於哀姜故立姜弟子開是為閔公閔公元

年公及齊桓公盟于落姑請復季友齊侯許之使召諸
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孔子書曰季子來歸慶父與哀姜
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
賊公于武闈成季以閔公兄申適邾魯人不欲慶父慶
父懼如莒季友入立申爲僖公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
歸之及密使公子鱄請不許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
也乃縊其後爲孟氏僖公元年季友帥師敗莒師於酈
獲莒挐公以費封季友使爲相卜楚後爲季氏
季子文子名行父公子季友之孫也文公之初季子始爲

卿六年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
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
害十五年齊人侵我西鄙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
會諸侯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侯
謂諸侯不能治復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於
我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
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
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於天
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

能在矣次年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来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孫辰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

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
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
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
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
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
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
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
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
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傲狠明德
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
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
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
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
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
子以能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
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
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

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士云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宣八公元年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成公二年文子帥師會郤克敗齊師于鞌四年相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adj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六年文子卒鞏之功立武宮吳伐鄆鄆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二十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文子餞之而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敞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妥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軌甚焉十之一二猶喪
妃耦而況霸主乎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
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
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成公之母曰穆姜宣伯
僑如通之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十六年晉侯伐鄭公將
會之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
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
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宣伯使告
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

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
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
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
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而謀曰晉政多門不
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二心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
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不然歸必叛矣九
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
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
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棄蔑與行

父是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徽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邻讎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焉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初穆姜使擇美櫝以自爲櫬與頌琴又爲莊叔娶齊歸子玉取以葬君子譏之以其虧姑以成婦也襄公四年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櫃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櫃季孫不御六年卒初文子之爲相仲孫佗諫曰子爲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糲而衣惡者猶多而吾獨美妾與馬可乎吾聞榮於德者華

於國不聞以妾與焉也

季武子宿襄公六年代其父文子爲卿冬如晉七年如衛九年相公會晉侯伐鄭師還公送之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桃廟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十一年武子作三軍與孟孫氏叔孫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其不入者倍征之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十九年晉人以我故伐齊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二十一年武子聘于宋襄公享之賦魚麗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

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矣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武子取卞使公治閱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固辭彊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昭公五年叔孫穆子卒武子謀舍中軍而卑公室故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卒皆盡征之而貢二公六年武子如晉晉侯享之有加邊豆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弟還無乃戾乎韓宣子曰寡君以為讎也對曰寡君猶未敢知況下臣君之讎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貺七年公如楚晉人來治祀

田武子欲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
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
雖吾子亦有猶焉武子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
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聞晉而
而子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祁乃遷于桃
晉人爲杞取成冬武子病次子紇既立而卒謚曰悼子
悼子之子曰意如
季平子意如昭公十年始爲卿秋伐莒取郠獻俘用人

于亳社平子立不禮於蔣蔣南蒯南蒯謂子仲曰吾出季氏而
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
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
爲卿及平子伐莒卒兄之重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
平子曰三命踰父兄不禮焉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辭昭
子曰叔孫氏有家禍叔仲子適立焉故嫡音綽也及此若因禍
以斃之則闢命矣若不來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
命吏曰諾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
仲子故叔仲小南謀季氏愬公而遂從公

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費叛遂
奔齊平子欲使郈孫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謂
小待政於朝已喜不爲怨府三年平子使叔孫買費
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匠夫曰
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
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三年民將畔之誰與居邑若憚之
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
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是歲秋平子相公
會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憖公子鮮晉侯不見公晉人

遂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
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以平子
歸子服惠伯從私於中行穆子穆子告韓宣子宣子歸
之惠伯有辭宣子用叔鮒之計平子懼而先歸焉事在
叔向傳二十一年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
晉使有司以齊鮑國之位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
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宰禮是卑敝邑也將
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罪焉爲十一年初季公鳥娶妻
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

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甕餐人櫃通而懼乃使其妾
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
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與公
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莊殺之公若泣而哀
之曰殺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賢勿內日中不
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怨平子季郈之
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
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
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之平子如
臧氏老將禘於

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
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
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
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
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
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
孫臧孫難之告郈孫郈孫以爲可於是衆伐季氏殺公
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祭臣之罪使有
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帚許請囚於費

謂不能庸先
且與之出射
臧氏老將禘於

弗許請以五乘工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亡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遂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設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孰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齊侯將納公平子使申豐賂梁丘據與齊師乃止

明年諸侯會于亳且謀納公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于晉范鞅取貨於季孫以辭却之二十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范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吾受其無咎故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縗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因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

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知乾侯而躁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躁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奠除宗祧以事君者有如河苟躁掩耳而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苟躁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三十有二年公薨于乾侯明年公之喪歸于魯葬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復

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平子葬昭公于墓道南及孟子為司寇欲合諸墓昭公之出也平子禱于煬宮公薨于外平子以為獲福故立煬宮焉定公五年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亡于房季桓子斯季平子之子也平子卒桓子代立陽虎欲以璠璵斂平子仲梁懷弗與曰陪臣而以君器為乎且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

梁懷弗敬子溲怒謂陽虎曰子行之乎陽虎因季桓子
而逐仲梁懷既而盟桓子於稷後門之內而釋之定公六
年魯侵鄭晉故也桓子如晉獻鄭俘七年齊伐魯桓子
與孟懿子禦之陽虎欲陷桓子於齊師以及孟
孫桓子之臣告東曰若季孟及難余必殺虎虎懼以桓子
還八年陽虎謀亦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使其黨林楚御
桓子將如蒲圃桓子知不免要林楚使拔已於難林楚
因怒馬及衢而騁以桓子入保孟氏孟氏之臣公敏閉欲因亂害
戰不勝而奔語具陽虎傳孟氏之臣公斂陽欲因亂害

桓子以彊孟宗孟孫懼而歸之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
將墮三都於是桓子帥師墮費襄公二年桓子伐邾將
絞邾人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焉三年城啓陽是歲
司鐸火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
曰財可為也今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秋桓子有疾
命其臣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
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
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

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訪之
復立康子初定公時齊人饋女樂桓子受之孔子去適
衛語具孔子傳中及桓子病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興
魯矣以吾受羣婢故去我死而相魯必召仲尼云
季康子肥立哀公十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康子用
冉求之謀敗齊師于艾陵師還康子命修守備曰小勝
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十一年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
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
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
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
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
足且子季孫若欲周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
又何訪焉弗聽卒用田賦二十三年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
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繆使求從輿人曰以肥
之得備彌甥也（彌謂遠也）不腆先人之富焉使求薦諸夫人
之宰其可以稱旌繁辛越既滅吳欲霸中國二十五年
公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越太子名得猶親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

或以告康子康子懼因大宰嚭而納賂焉嚭吳舊臣明年公至自越康子與孟武伯逆於五梧武伯爲祝悪郭重曰何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悪郭重曰何肥也康子曰請飲亂也以嘗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獶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二十七年南宮子卒是歲哀公亦奔越叔孫莊叔名得臣其王父叔孫叔牙莊公之弟也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般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二公病其言以般屬之季友季友以公命鴆叔牙于

其後爲叔孫氏語具季友傳叔牙生公孫茲曰戴伯戴伯生得臣文公元年王使毛伯衛錫文公命公使莊叔如周拜三年莊叔會諸侯伐沈以其服於楚也冬公如晉與晉侯盟晉侯饗公公賦嘉樂十一年鄭瞞侵齊遂伐魯公卜使莊叔追之吉侯叔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掛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十一年鄭瞞侵齊遂伐魯公卜使莊叔追之吉侯叔夏御繇旁甥爲右富父終甥驂乘莊叔遂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豹賢能世其家

叔孫穆叔豹叔孫宣伯僑如之弟也初宣伯通於穆姜
成公之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成公十六年公會晉侯伐鄭
師次督揚使穆叔請逆于晉師宣伯將爲亂構公及季
孟於晉晉人執季平子公待命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
孫且言宣伯亂故於是晉許魯平而歸季孫焉國人逐
僑如穆叔聞之奔齊季孫召穆叔于齊而立之襄公二
年穆叔聘于晉二年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四年
夏如晉以報知武子之聘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
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

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
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
對曰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
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
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
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
禮爲度咨事爲誨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是歲
冬公如晉請屬鄫晉許之明年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
成屬鄫也既而穆叔復以屬鄫爲弗利告於晉使仍其

舊焉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穆子相趨進曰諸
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
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
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云退食自公委蛇
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折其後文子竟不終十一
年武子將作三軍告於穆叔曰請爲二軍各征其軍穆
叔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叔曰然則盟
諸乃盟諸僖閎註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
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
已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
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十四年夏穆叔會諸侯之大
夫伐秦十五年齊師伐魯穆叔與季孫城邾以備之
明年齊師又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
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朝
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
領西望曰庶幾乎此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
賦圻父獻子曰偃之罪也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
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鴟鴞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

使魯無禍乎十九年齊及晉平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穆叔見叔向曰貯敢不承命穆叔向曰齊猶未也不可不以
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不以不懼乃城武城二十二年臧
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不懼乃城武城二十二年臧
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
而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
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
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唐虞已上為陶唐氏在夏為
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

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
也魯有先大夫曰臧孫辰既沒而言立其是之謂乎豹
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而不
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嗣無
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是歲齊人為王城郟穆
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甚王以禮賜之大路二十七年齊
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穆叔曰慶季之車不亦善乎
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穆叔與慶封
食不敬為賊相鳧亦不知也二十八年冬公如楚拜宋

盟過鄭鄭伯不在伯有迓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宴於鄭鄭必有大災敬以事之子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咎齊濟之阿衍遼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及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穆叔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公遂行至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三十年楚

伍舉能來聘穆叔問王子圍之為政何如對曰吾懼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子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閒焉不告穆叔曰楚令尹將有大事王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冬穆叔會晉趙武及諸侯之大夫于澶謀宋災也明年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諼諼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若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彆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

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過焉是歲秋孟孝伯卒後三歲而趙孟亡如其言焉穆叔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畢政在後家韓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滋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公之適楚也歸作楚宮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魯人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子野毀而卒故歸之婿齊歸之子公子禂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則卜吉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婿之子爲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爲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此及薳氏之禍三易喪哀社如故哀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公元年春穆叔會諸侯之大夫于虢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賕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與梁其踁曰賕以藩身子何愛焉穆叔曰諸侯之會衛社稷

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歸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何戮乎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鮒矣子若之羣吏處不辟行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行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請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可謂能矣請免之以請能者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均遠如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四通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壹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伸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王齊盟者誰能辯焉為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哉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昔魯爭鄆為日久矣苟

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
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魯大御季
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魯大謂魯皐曰旦及日中吾
罪矣魯以告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皐曰
賢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賙乎皐謂
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
見之三年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嘗
滕二邾嘗不忘我好敬以道之猶懼其貳又卑一陸焉
逆君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道
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易牙
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
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曰也日之數十故有
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
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
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
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
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歌
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豆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嘗記

讒讒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及穆子辟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館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妻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蕩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彊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除期饗大夫必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曰必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孟丙而殺諸外又彊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曰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

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遂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訢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將刺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而置虛命徹四年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家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而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告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并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季氏毀中軍以自益焉三軍之始作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

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請無與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叔孫昭子嫡者穆子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豎牛之亂殺孟丙而逐仲壬及穆子卒

也哉昔慶封二十二子屍多致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患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甚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十二年宋元公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悔六轸齊侯伐徐師至于蒲隧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救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乎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

不集于房聲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郯子來朝公與之燕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者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鴡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衡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已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充信十九年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二十一年日有食之叔輒哭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二十三年郯人城

冀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吾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伏之乃推而聲之遂取邾師莒茲且鳥地邾人懲于一曰二又來討昭子如晉晉人執之使於邾大夫坐昭子曰列國之卿各有守邑以相待也今君命寡君之命介子肹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喪也寡君之命介子肹即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懟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蒯蒉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昭子曰而立期焉乃館諸賓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必獻子求貨於昭子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以貨如晉昭子曰見我吾喪矣魯爲叔孫故申豐晉士彌牟逆昭子于簡子所行貨見而不出明年歸之昭子使梁其踵待于門

內曰余左顧而笑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昭子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昭子受禮而歸初吏人之與昭子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昭子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二十五年昭子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畢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是歲昭子如闕平子出昭公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帷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子不敢立是爲成子成子卒子州仇嗣叔孫武叔州仇以定公五年立初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

爲馬正使公若爲郤宰武叔既定使郤馬正侯犯殺公若不能其圍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定公十年侯犯以郤叛武叔與孟懿子圍郤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再圍之弗克武叔謂郤工師駟赤曰郤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郤人爲之宣言於郤中曰侯犯將以郤易於齊齊人將遷郤民衆皆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郤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郤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郤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僞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郤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

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勒君之執事夫不令之人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十二年仲由謀墮郈城武叔遂墮之哀公二年與孟懿子盟邾子于句繹三年與季桓子城啓陽冬及孟懿子帥師圍邾十一月從季孫敗齊師于艾陵武叔卒子舒立是爲文子

孟文伯穀公子慶父之孫也慶父賊殺莊公之子般又弑

閔公遂出奔莒公子季子以賂求于莒而殺之事具魯並家中慶父既死季友立其後爲仲孫氏亦曰孟氏慶父生公孫敖曰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嫡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襄仲穆伯父兄弟文公七年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莅盟且爲仲逆及鄫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

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喜吕從己氏於是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吕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二年而盡室復適于吕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歸又弃而卒告喪請葬弗許弃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其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十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弃人送之葬視共仲共仲慶父也聲己不視惟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

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焉敬之賓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奚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孟獻子爲政吕二子來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不如死一人門于句瀧一人門于突立皆死句瀧突立二邑有城攻門

二子樂之昔死初周內史叔服至魯公孫敖聞其善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及敖卒文伯已死惠叔葬之文伯之子曰戛

孟獻子薨宣公九年王徵聘於魯公使獻子聘如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十四年楚子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詩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使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是歲獻子會齊高固於無婁成公六年晉人來命伐宋故獻子及叔孫宣伯侵宋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不亡何爲三月公如周朝王獻子爲介王說獻子賜之加厚遂從公會晉侯伐秦獻子謂公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及晉師與晉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十八年秋公薨冬獻子會晉侯及諸侯盟于虛打謀救宋也於是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襄公元年春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夏復會諸侯之大夫次于鄫二年秋會于戚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三年公如晉明盟於長樓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

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公
如晉聽政晉侯享公請屬鄫晉侯不許獻子曰寡君
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
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
之五年會吳于善道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
也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遂圍蕭八月丙寅克
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
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是年也盜
殺子駟子國子耳二五年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獻子
充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
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十九年獻子卒獻子好
禮其居喪也既禫縣而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
加於人一等矣獻子爲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己若虛士
以是多歸之所以喪敬仲孝嘗有獻子之家獻子亦能
士其家而與之齊子速同
孟莊子速幼以勇聞於諸侯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子孟

孺子速徹之齊侯曰是好貴賤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隘而還十八年從晉師圍齊范鞅門于雍門孺子斬其擁以為公琴示無畏也獻子卒莊子代立二十一年會晉人盟于向秋伐邾二十三年卒子羯嗣

孟孝伯羯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也初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季武子子爲臧納所點故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户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襄公二十四年孝伯帥師侵齊二十八年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次年會諸侯之大夫城杞

三十一年卒羹嗣

孟僖子羹昭公之九年僖子以正卿聘于齊十年與季孫意如叔弓帥師伐莒十一年會邾莊公于祲祥二十四年卒初昭公如楚僖子相之鄭伯勞于師之梁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及自楚乃

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又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及其曾孫正考父佐三君位愈高而德愈共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焉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孟懿子何忌始僖子之盟於浸祥也泉丘人有文夢以

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遬氏之簉（遬初又切）反自浸祥宿於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故懿子得立昭公三十二年懿子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定公三年及邾子盟于拔六年與季桓子圍鄆八年復與桓子侵衛十年與叔孫武叔圍郈以討侯犯之叛仲由之謀墮三都也叔孫氏墮郈擊氏墮費將墮成公飲處父謂懿子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偪不知我將不墮

故公圍成弗克哀公二年懿子伐邾邾人以漷東并沂西田爲賂遂與叔孫武叔盟邾子于句繹十四年懿子卒子泄立是爲孟武伯

子服惠伯椒孟氏之支庶也故亦曰孟椒以王父字爲氏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三年而滕子卒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如齊初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

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盖罪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爲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十三年諸侯會于平丘邾莒之人執平子以歸惠伯從之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卖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無常其若爲卖棄之使事

齊楚其何瘳於晉韓親與大嘗貳
于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當是
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秦趙
孫惠伯有辭宣子患之乃用叔
歸使惠伯待禮語具叔向傳惠
公十五年昭伯從公如晉既及
室其將卑矣君幼六卿彊而奢
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
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

昭伯卒子何嗣
子服景伯何哀公之三年僖宮災景伯至命宰人出禮
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馬巾車脂轄百官官
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鑾攸從之蒙葺公室
自太廟始外内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
赦七年公會于鄫吳徵會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
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
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
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

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尚物不過
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
事吳人不聽景伯曰吳將亡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
疾於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卿大夫以謀之景伯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
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
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鮮數十焉惟大不字小
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魚德如邾而以喪如之
可乎不樂而出秋季子遂伐邾以邾子來獻于亳社邾
莽黃鴻請救於吳明年吳師伐魯子貢說子謂景伯曰若
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
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蠻氏昌公賓
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明日舍于庚
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
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
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吳子聞之一
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

敝而鑾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此盟是無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二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已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魯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已來之故也若不會祀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見於王曰無禮於魯而益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曹劌魯人以勇力聞於諸侯莊公十年王春師伐魯公將

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
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
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
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
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
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
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
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

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
故逐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用公子偃之謀大
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齊以不得志於魯也故欲益
兵以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請比於關
內以從齊桓公許之魯人請盟故會于柯桓公與莊公
既盟于壇上曹劌執匕首劫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
問曰子將何求劌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
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
地既已言曹劌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臣之位顏色不

蠻夷辭令如故桓公怒欲背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
以自快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
遂割所侵地以盡復于魯二十三年公將如齊觀社曹
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
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
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襄喜公子糾之後仕魯爲大夫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
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禽喜之兄
柳下惠也齊

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
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
則否齊人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
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
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
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
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
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人乃還

子家懿伯欒弗忍公之後以王父字爲氏季平子之專國也請大夫多怨昭公亦宿憾於季氏二十五年公爲公若及郈昭伯之徒鬬公討之公以告子家子對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戮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及伐季氏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欲待於沂上以察罪及請囚於費及以五乘亡皆不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曰入慝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民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於是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請救季氏帥徒以陷公圍孟氏亦執郈昭伯殺之遂攻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偪劫君者而貢罪以出君此致千社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作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勠力一

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纏縕從公無通內外以公命
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與盟矯也不俟不能
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
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
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君于郲孟懿子陽虎伐郲郲人將
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
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
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丑
知於是公如齊齊侯享公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
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焉齊侯使宰獻而請安子
家子乃以君出遂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
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
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
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公復
于郲齊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畢君矣君
祇辱焉故如乾侯衛侯來獻其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
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二

十一年晉侯召季平子使從荀躒如乾侯請公歸國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既而辭於知伯曰請必逐季孫而後歸荀躒掩耳而走使告季孫歸祭語具季平子傳中季孫猶在乾侯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齊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冬公疾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頃之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明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喪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吾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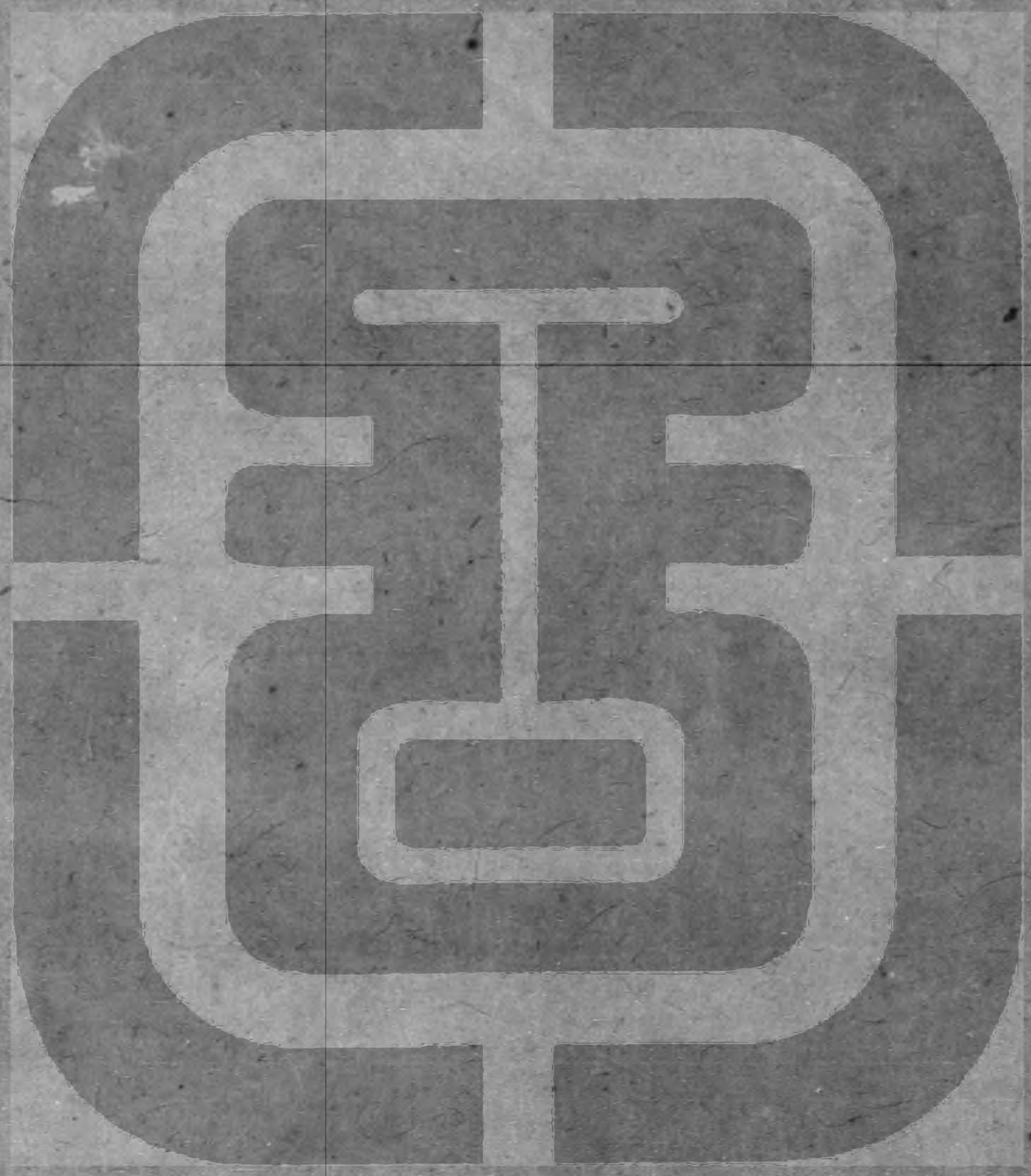
也羈將逃也遂亡

陽虎季氏之家臣也昭公出季平子擅政陽虎以陪臣執國命國人憚之平子卒桓子立陽虎逐季氏之臣及其子若弟因桓子與之盟而釋之事具桓子傳中定公六年魯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鑿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下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君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彊爲之請以取入焉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

于五父之衢明年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
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
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
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
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
魯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已更孟氏故五人因陽虎以作亂八年冬順祀先公而
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
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

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請先
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
以鈹盾夾之楊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
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
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
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
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
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
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

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徒曰嘻速駕公歛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孔子書曰盜竊寶玉大弓故陽虎聞而歸之九年魯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

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鎖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因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趙鞅厚遇之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通志八十九